

完美恋人

□南音

画满爱情的玫瑰花。秋桑叶知道续随子喜欢这样的妻子,他渴望彼此成为完美恋人。

“想象让人全身发麻,快乐让人丧失幸福!”续随子痛哭流涕,当他坐在客厅里,秋桑叶主动给他按摩,他吻了吻秋桑叶。“是我的命令创造了你。”他有点难过,因为秋桑叶始终对他微笑,唯一的喜好是把身体放进冰箱。

他不会再给秋桑叶充电了,他的恋人本来就是一个不完美的秋桑叶,他的完美正在让她逐渐失去自我,失去这个世界上最渴望的生活。

“一旦渴望成为了现实,意义就变成了沙漏。”续随子把眼睛重新装进口袋,他觉得黑夜适合生存,但不适合共生。

他最终把秋桑叶送回了机器人公司,他知道,他心爱的秋桑叶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续随子悔恨一年前的那个下午,可怜的秋桑叶永远离开了续随子。她一直被续随子冷落,两个人曾经美好的婚姻变成了一块泡软的肥皂。矛盾在生活中持续地发芽,他们都觉得脖子上生长出了肿瘤。

“婚姻让人发痛,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完美恋人!”

直到秋桑叶决心离开续随子,她的身体上结满了婚姻的伤疤。

续随子为此终日昏昏沉沉,他痛苦不堪。他购买了和妻子一样的机器人,新的秋桑叶美丽、善良,能够听续随子的指挥,续随子却不快乐并坦言这个世界上根本不会有完美恋人。



南音

2000年9月出生,中文系在读,作品散见于《青年作家》《雨花》《青年文学》《草原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春》等期刊。

我的父亲母亲

□吴俊泉



我的父亲母亲已去世多年了,可每当想起来,他们的音容笑貌,一言一行和难以忘怀的往事,就会一幕幕地出现在我的眼前。

父亲个头儿不高,脸庞略显黑红,有时爱发脾气。母亲中等个儿,黑黑的头发梳到后脑勺处挽一个椭圆形的髻儿,再用一只黑线网兜儿罩上,显得利落又不失优雅。她说话慢条斯理。有时父亲生气着急了,母亲就沏一杯茶,放到父亲面前,父亲就仰脸瞅瞅母亲,喘口气,坐下喝茶。

我上边有大哥二哥,大哥4岁时发高烧,烧成了哑巴,二哥在县城上高小。为二哥进城上高小的事,父亲和母亲想法不一致。父亲让二哥读完四年级就下学帮他种地,他说那十亩地和一亩菜园子他忙不过来。母亲同他讲了很多让二哥去县城上高小的道理,父亲就是听不进去。最后母亲说,这样吧,那十亩地你经管,一亩菜园子交给我。母亲胜利了。

入冬以后,别人家都“歇冬”了,可父亲不歇。他要把收下来的白菜用手推车推到海堡去换虾酱,回来再到各村去卖虾酱。这样,一斤白菜可以换回三斤白菜的钱。母亲说,忙了一年了,该歇歇了。再说,你这身子骨儿……

这时,父亲孩子似的挺直腰杆儿,没事儿!我这身子骨儿满行!母亲无奈只好默许。父亲想让我跟他去,路不好走了,帮他拉拉车。听到这话,母亲一愣,他还是个孩子呀!再说,他还上学呢!父亲说,就让他请两天假吧,我不会累着他的。我想锻炼锻炼他,将来也好有个好身子骨儿。

为了早些赶路,母亲半夜里就为我们做好早饭——没掺野菜的窝头,两碗冒着香气的面疙瘩汤,还破例放了两个鸡蛋。

那时去海堡都是坑洼不平的土路。父亲推着满载的手推车很是吃力,但他还是不让我为他拉车,只是在上坡儿时才让我拉一阵儿。我不时地望望父亲,他头上冒着一股股的白气儿,汗珠从大颗大颗地流下来……

太阳一竿子高的时候,父亲停住了脚,指指路边的一家小院说,咱在这儿歇歇脚儿。进了院子,父亲从干粮袋里拿出两个窝头,领着我进了北边的一间土屋。父亲对正在灶上忙着的中年男子说了几句话,就在土坯搭成的台子边坐下来。不一会儿,那中年男子就把一碗热气腾腾的烩窝头放到台子上,回头又端来一碗面条汤。父亲把面条汤碗推到我面前,吃吧,都吃了,下顿饭要到天黑才吃呢。我立刻流下了热泪,把面条汤碗往父亲面前一推:你吃吧,你最累了……父亲又把面条汤碗推到我面前,你正长

身子,你吃吧!我吃这就行。我又把面条汤碗推到父亲一边,哽咽着说,你不吃,我就不跟你去海堡了!父亲无奈,就从面条汤碗里挑起一些放到他碗里。

上路以后,我把拉车的绳子拉得紧绷绷的,父亲多次让我放松绳子歇一会儿,我不听,硬是使劲地拉着拉着……我知道,我这样拉父亲会省一些力气。

那年冬天我和父亲去了三次海堡。父亲高兴地对母亲说,过年的年货不愁了,老二的学费也有了。母亲也非常高兴,特意为全家包了一顿肉馅儿饺子。

为把日子过得好些,母亲想尽了办法。20世纪五十年代初,县城一家鞋厂里,组织邻近村的妇女们纳鞋底儿。母亲觉得这是个进钱的道儿,就到鞋厂里办理了接“活儿”的手续。在整理从厂里领来纳鞋底用的碎布片儿时,母亲发现里面有一些大块的半新的布片儿。她就把这些挑出来洗干净,为我们做衣裳。再把自家攒的碎布片儿极认真地接对好同其他布片儿一起打成“夹子”做鞋底用。这样,不但省下了买布的钱,而且每到过年我们都有新衣裳穿。每到集日,母亲就从纳鞋底的收入里拿出一些钱,买些鱼虾回来改善生活。父亲心里很不自在,对我们说,我不会纳鞋底儿,但我也办法给你们改善生活。说完还得得意地做了个笑脸儿。

每年秋季我们这里总会下几场大雨,洼地和水沟里总要积些水。这些积水里就会生出很多鱼虾。每到这时,父亲就带着我和大哥拿着水桶,脸盆和铁锹到那里去淘鱼。父亲很有经验,他站在地边上往水沟或积水的洼地里瞅一会儿,就知道水里有多少鱼虾,值得不值得淘?只要他看准的地方,我们总会满载而归。

入冬后,父亲在不去海堡的空闲里,就推着小车到种山芋的地里去捡山芋漏儿,我们习惯称“翻山芋”。赶上星期天父亲就让我跟他去。父亲在这方面也很有经验。他站在刨过山芋的地头儿上看看,就能看出哪些地方可以翻出山芋来。我感到奇怪就问父亲,父亲指着那片刨过山芋的地对我说,你看,这块山芋地少说也有五六亩,主家自己刨不过来,就雇人帮着刨。雇的人里有心不诚的,镐头下去得不深,就会把一些小山芋留在地里。说着,他蹲下身指着某一个地方对我说,你看,这里的土没被刨起来,还有小草呢。你在这里刨,准有货!我用铁锹把那里的土翻起来,果然一大块半截山芋和两块小山芋躺在我眼前。不到半天的时间,我们就翻了满满的一小车。

父亲和母亲没有多大的本事,但靠了他们的勤劳和节俭,让我们过上了不愁吃穿的日子。父亲和母亲的性格不同,但他们为了儿女,为了整个家庭,相互谦让包容,使家庭气氛宽松和谐,生活幸福美满。让我们这辈人回想起来,甘之如飴。

吴俊泉

1941年生。出版专著七部,有百万字中短篇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发表于报刊,并多次获全国及省市征文奖。1984年加入河北省作家协会。

新生代

作为勇敢面对困难的夫妻,续随子和秋桑叶是最完美的恋人,他们做事有条理,能够在几分钟内收拾悲伤的眼泪,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,生活中那些看似最平常的小事,只有相亲相爱的恋人才能完成。秋桑叶美丽又善良,她希望在春天孕育一个可爱的孩子,他们整日忙碌就是为了美好的明天!

忙碌了一天的秋桑叶把双手放进新到货的冰箱,不知道为什么,她只有在冰箱里才能感觉到舒适。寒冷赐予她无限的幸福,寒冷也让她丧失记忆。秋桑叶把下巴放在冰箱里,她觉得自己的动脉正在绵延不绝地叹息!

“这不是一种感觉,是身体的故障!”她慌忙地把下巴拿出来,外面的风还在播报天气。

续随子小心翼翼地生活,虽然生活依旧美好,但他总是每日伤心不已。那些失去的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回来吗?年轻的续随子,陷入了焦虑不安之中。“这是个秘密。”续随子看着忙碌的秋桑叶,有些担心,因为他发现秋桑叶越来越喜欢把身体放进冰箱。起初是双手,后来是头,现在,秋桑叶已经把半个身子都放进了冰箱,甚至愿意把自己的下巴单独放在冰箱里。这是可怕的!器官一旦脱离身体就意味着流失。

“你不需要对寒冷产生依赖,那是一种感觉,感觉都带有欺骗性!”续随子温柔地抚摸着秋桑叶,“感觉是过程的伙伴,他们从春天出发,在冬天到达。”

“这很难理解,亲爱的,你知道,感觉是一件极其难受的事情,是过程的复杂,整个过程都是复杂的。”秋桑叶微笑着远离冰箱,她的嘴角流出粉红色的泡沫,她总是这样,嘴角会不自觉地流出粉红色泡沫。

续随子越来越担心,他把秋桑叶抱在怀里,秋桑叶并不喜欢这样的温暖,但是,她爱续随子,尽管她不喜欢这样被抱着,她仍然觉得这是一件高兴的事情。爱恋让人无处躲藏,就像感觉是一种过程一样。

“亲爱的续随子,你的爱把我压成了泡沫。”

无论续随子怎么做,秋桑叶都露出满意的微笑。有时候,秋桑叶会陷入混乱,她不明白生活是怎样的,也不明白爱情是怎样的,但是,她依然开心,仿佛所有的一切都和她无关却又和她有关。

这样每天充满欢乐的日子,让续随子陷入了沉思,他拥有了一个绝对完美的妻子。

是的,续随子一直这样认为,秋桑叶是完美的,她的完美全部来自续随子。她认真做事,明白续随子的想法,她会在清晨收集露水,在蓝白色的天空里

创作谈

写作之于我

□马潇

我的每一篇小说都给予我很多的感动,就好像她并不来源于我而是一个独立又自由的孩子。回想起写作的两年,我发现自己渴望撕开生活的一角,里面有着数不尽的秘密等待着我去发现。这样我每时每刻都充满着好奇与希望,真是一件难得的事情。

每写一篇小说,我都感觉自己仿佛握住了世界的一部分,只是一小部分而已,小说里充满了我对世界的敏感和好奇。每当我抬头仰望星空,我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很多奇妙

的事情。也正是这些奇妙的事情,给了我无穷无尽的想象,我喜欢那些独特而又美妙的生命,无论是人还是动植物,我也喜欢科技带来的奇妙。也就有了这篇小说《完美恋人》。

亲密关系是非常危险的,对我来说是这样的,所以,当我写一篇关于恋人的小说,我企图写出亲密关系中的悲伤,关于已经失去的东西,还有过程中的一些悲伤。短短一千五百字能表达的是比较少的,但是,我也希望能够有限的文字里,给读者带来更多的可能。